

羣衆文藝叢書

和平的破壞者

(抗戰戲劇)

冷叔·陳瑛·崔健



東北文聯編

人物表

(以出場先後爲序)

王尙武——軍調部執行小組國民黨代表。

吳海——王尙武的勤務員。

摩爾根——軍調部執行小組美方代表。

劉桓——軍調部執行小組中國共產黨代表。

黃永德——劉桓的警衛員。

張曉峯——(化名李光復)偽滿的警察

署長，現在是北大山的土匪頭子。

徐隊長——偽滿的警尉補，現在是北大

山的土匪頭子。

山本虎之助——(化名單永本)日本細菌

戰犯，現在是北大山的土匪頭子。

李連長——民主聯軍連長。

埃古——軍調部中心小組美方代表。

金少將——軍調部中心小組國民黨代表

美兵甲、乙、(埃古的隨從)

中央軍甲、乙、(金少將的隨從)

匪甲、乙、丙、等十餘人

民主聯軍戰士甲、乙、丙、等十餘人

美官——埃古上校的隨從官

地點：是東北剛被民主聯軍解放的靠近

山區的一個小城市。

第一場：縣城裏的一個小教堂裏。

第二場：北大山口。

時間：一九四六年春，某日。

第一場：某日的下午六時。

第一場

景：這屋子原是個縣城的小教堂，但現在是暫時借用爲軍調執行小組辦事的地方。左邊一個門通外面。右邊也有個門通內走廊。兩廊間是另有幾間住人的房子。室內正中牆上，原是一副大壁畫，但現在已用一大幅軍用地圖給蓋上了。地圖上面掛了一副能開合的白綢帘子。兩旁各有一個鑲紅、黃、綠玻璃的尖頂窗戶。屋內的陳設，靠左邊是三張小沙發和一個沙發几，几上有煙盒、酒瓶、酒杯和洋火、煙灰盒。右面

一隻大沙發，大沙發的前面有一個小方茶几，茶几上有棹布和電話機。

開幕時：茶几上的電話鈴響；國民黨代表王尙武手裏拿着一手撲克牌氣昂昂的從屋裏走上來。

（氣憤地）吳海，吳海！

（吳海由外跑上）

吳：有！

王：媽的，上那去了，電話鈴響你沒聽見嗎？

吳：是。

（王由內門下）

吳：（走近桌前接電話）喂！那兒？我是執行小組辦公室，啊？（加重地）我是軍調部執行小組辦公室。嗯，你是那兒？啊！（和緩地）中共劉上校哇，我們王上校，正玩撲克呢。什麼？摩爾根上尉？也不在這兒，嗯，什麼？好好，等一會我報告王上校吧！好好，是（放下耳機牢騷地向室內）媽的，什麼東西！當國民黨的兵真倒黴，給我弄了這麼個差使，什麼三人小組，軍調小組的，跟着人家民主聯軍到這個熊地方來。國民黨地方多好，吃點，喝點，高興啦還可以玩玩娘們。在這不但玩不着，動不動還得挨頓罵

，尤其是那個美國人，更難侍候，我真是他媽的那輩子倒了血霉了，×他個祖宗的。

（他走近沙發几掀開煙盒，想抽枝煙，但看屋裏沒人，索性偷它幾枝煙來出氣。他把煙放進兜裏，然後又點着一支躺在沙發上抽。王由內室上。但吳因背向內室，沒看見）王：媽個×的，幹什麼呢？這也是你呆的地方？滾出去！

吳：是。（急向外走，但剛走至門口突然想起剛才的電話）報告上校，中國共產黨代表劉上校剛才來電話了，說一會有事找你商量。

王：什麼事？

吳：沒問。

王：還有別的事嗎？

吳：再就是讓蘇聯紅軍打散了的，窩藏在北大山裏的日本軍隊和偽滿的那批傢伙，常常跑到山下去搶劫燒殺，老百姓都跑到民主聯軍司令部告狀去呢。

王：知道了知道了！去吧！

吳：是。

（吳由外門下，美國代表摩爾根上尉從屋裏走出來）

摩：王上校。

王：有。（急忙站起來）

摩：我們跟他們民主聯軍到這來已經兩三天了。

王：是。

摩：你知道我們這次來的任務是非常重要的。

王：是的是的！

（摩爾根要去看牆上掛的軍事地圖，王上校殷勤地拉開地圖的帘子，把棍遞給摩爾根，摩用棍在地圖上指點着）

摩：臨來的時候，埃古上校特別囑咐我說：二次世界大戰現在告一結束了，但是我們美國和你們國民黨今後唯一的敵人，就是共產主義，所以我們美軍和你們國民黨的中央軍，現在關內各地已經完全佈置好了，不久就要向共產黨的解放區全面進

攻。

王：（興奮地）那真是太好了。

摩：可是這樣一來，目前就不可能抽出更多的兵力到東北來。

王：那怎麼成呢？東北的工作不是更重要嗎，因為東北接近蘇聯，所以：

摩：所以我們這一次到這兒來的目的，就是要有計劃的打擊中共，消滅中共的民主聯軍，撲滅中共的實力，擴張我們的兵力，我們要想盡一切辦法，加緊收編窩藏在北大山的日本和滿洲的散亂部隊和警察。

王：不過光收編這點軍隊，怕也頂不了什麼大用。

摩：什麼？你知道窩藏在北大山上的都

是些什麼人嗎？

王：不大清楚。

摩：那裡面有個日本首領叫單永本，他是個很有名的細菌科學家。

王：細菌科學家？

摩：是的，他會製造鼠疫病菌。你知道我們美國是最文明的。

王：是的。

摩：是非常喜愛科學的。

王：是的是的。

摩：所以我們要盡量收容這樣人才，好替我們美國政府服務，準備消滅共產主義。（摩坐在沙發上）

王：嗯。

摩：另外還有一個中國首領，他是偽滿

時，日本人手下最得力的一個幫手

王：他叫什麼名字？

摩：他的名字叫李光復。

王：我可以記下來嗎？

摩：你須要很好的把這兩個人的名字記下來。

（王從兜裡取出小本記，摩掏出一隻雪茄烟來。王上校殷勤地給他點

火）

摩：埃古上校說，山上的人雖然和他聯系過了，但是一切的具體問題，埃古上校還讓他們跟我取得密切的聯系。

王：不知道他什麼時候來呀？

摩：今天，就是今天。

王：（看錶）時間都這麼晚了，他怎麼還不來呢？

摩：我想他是會來的。只要你們中央軍的先遣部隊一開到這裡，那就一切不成問題了。

王：可是我們中央軍的先遣部隊得什麼時候來呢？

摩：（看錶，機密地讓王湊近他的身邊）快。明天早晨六點鐘，就一定可以到這兒。

王：（也看錶）那麼說就是還有十二小時啦？

摩：對了，只要你們國民黨的軍隊在十二小時以後開到這兒來，那麼我們

就不再是住在民主聯軍區域，換句話說，這兒就是我們的天下了。隨後：我們就可以把所有在東北的，

日本和滿洲的散亂部隊統統的收編過來；擴大我們軍隊的實力，來圍殲民主聯軍，把民主聯軍完全消滅掉！把我們美國的和你們國民黨的旗幟，插到長春，吉林，哈爾濱，黑龍江，以及整個東北的各個城市去！那我們的實力就可以 展到蘇聯的邊境，準備將來對蘇聯進攻。王：啊！聰明的摩爾根上尉，你真是一位天才的軍事政治家！我想我們這次收編的事情，一定是有絕對把握的。

摩：有把握？哈哈……可是埃古上校和你們那個金少將對這次的收編工作是非常關心的。

王：我看這倒是多餘，只要咱們能有隊伍來，槍桿子一到手，還怕辦不成事！

摩：恐怕不會那麼簡單。軍事情況是千變萬化的，那怕只剩下最後的一分鐘，也許就在這最後的一分鐘內有很大的變化。

王：可是我們中央軍的先遣部隊，為什麼還非要在十二小時以後才能趕來呢？

摩：你真是個軍事幻想家，軍隊的行動，是要靠科學來計算的。要不是有

我們美國在後面用飛機，軍艦和一切現代化的交通運輸工具來支持你們，別說是十二小時，就是十二個月恐怕你們國民黨的軍隊，也到不了東北。

王：是的是的。

摩：埃古上校說：假如我們能保證這次收編工作做的成功，他說不但要使我們進級，而且還有重賞呢。

王：那麼說，我這次一定能當上少將了。哈哈……

摩：只要你肯在我們中美合作的工作上努力，就是你想當中將我都敢向你担保。

王：（極熱烈地湊近摩爾根）我的好摩

爾根上尉，我相信你是有這種力量的，只要你能常常在我最高的長官面前提起我，我就能青雲直上。你就是我的前途，你就是我未來的光明和幸福。

摩：好了好了，別只顧太高興啦！埃古上校的指示是很嚴格的；我們必須在限期以內，跟單永本，李光復他們取上聯系。不然的話，中共方面要一團剿那可就什麼都完了。

王：摩爾根上尉，我真佩服你的政治天才！你照顧的可真是太週到了。

摩：（狂笑）哈哈，哈哈……（走近地
圖）

王：大北山可真不小啊！摩爾根上尉，

你知道李光復他們的地點在那兒嗎？

摩：（指地圖）就在這兒。

王：一共有多少人？

摩：一千五百人。

王：不知道是不是還有更多的人窩藏在裏頭呢？

摩：怎麼？

王：我們能多收編些人不是更好嗎？

摩：只要我們的方法用的恰當，能够及時下手，那就一切都不成問題。

（二人狂笑）

（吳海由外門鬼鬼祟祟地跑上來）

吳：報告。

王：什麼？

吳：中國共產黨代表劉上校來啦。

王：去吧！

吳：是。

（摩使了個眼色，讓王上校把地圖的帘拉上）

（劉桓帶着勤務員黃永德從外門走進來）

摩：劉上校你好。

劉：好好，你們老遠到我們民主聯軍區域來實在太辛苦了，恐怕住不慣吧？

摩：還好還好。（大家坐下）

劉：當然沒有你們住在重慶舒服嘍。

摩：爲了你們中國的和平調處，這是我們應盡的義務。

王：（對劉）劉上校，找我有事嗎？

劉：嗯，還是關於圍剿北大山上那些敵偽殘匪的問題。因為這是個被解放不久的地區，山上的這批殘匪常常下山來搶劫姦淫，老百姓實在沒法過活了，到民主聯軍司令部告狀的越來越多了。所以我們的司令員跟我說：一定要很快的地圍剿，並且要我通知二位代表一聲，免得發生什麼不必要的誤會。

摩：你們民主聯軍在那附近不是駐紮的有隊伍嗎？他們怎麼還敢下山來胡鬧呢？

劉：本來我們民主聯軍一來就想消滅他們。可是王上校說北大山的情形，

我們軍調小組還沒完全弄清楚，所以我們中共爲了照顧到和平調處，就沒馬上去打。現在我們已經完全調查明白了。那是漢奸鬼子，特務組成的匪團，所以現在我們一定去圍剿。

王：（絕口反對，站了起來）唔，那不行，那不行。北大山上的人是不是敵偽漢奸和特務殘匪，仍然是個疑問，同時糟蹋老百姓的是不是他們還是個疑問。

劉：事情很明白，山上那些傢伙肯定是敵偽殘匪那是毫無疑問的，他們的首領一個是日本戰犯山本虎之助；一個是偽滿警察署長張曉峯。兩個

人都是殺害過無數老百姓的罪魁。僅僅到我們民主聯軍司令部告他們的狀子就有一百多件。

王：但是真正糟蹋老百姓的，怎麼一定說是山上下來的人呢？難道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趁我們中央軍還沒趕到，就不許有另外的人從中搗亂乘火搶劫嗎？

摩：是啊！（站了起來）

劉：我明白你的意思，王上校，你這話說的很技巧，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我們民主聯軍是人民的軍隊，紀律是最嚴明的。不過我應該在這裡鄭重聲明：假如有個別不良份子，假藉我們中共或民主聯軍的名義在外

面搗亂生事，我們倒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幫助我們隨時檢舉。至於北大山的敵僞……

王：（急了）劉上校，據我們所知道的北大山上的人不是什麼敵僞。

劉：是什麼？

王：我乾脆跟你說了吧，北大山上駐紮的，就是我們國民黨的中央軍。

劉：什麼？

王：那是我們蔣委員長主張東北曲線救國的時候，派下來的地下工作人員。

劉：（哈哈大笑）……

王：（也得意地大笑對劉）這回你總明白了吧！

劉：你說錯了，王上校，曲線救國是汪

精衛提出來的賣國口號。

王：（一怔）什麼？

劉：那是汪精衛提出來的賣國口號！

王：（羞惱地）你，你污辱我們領袖！

劉：王上校，我沒這個意思，我是說你剛從美國回來，對國內的情況，也許還不十分熟悉，你的確是把事情弄錯了。（對摩）摩爾根上尉，你說是不是？

摩：我對於你們中國的情況也不太熟悉。

劉：不要客氣，你們美國人是非常熟悉我們中國每一塊寶藏的，而且也是非常關心的。尤其像摩爾根上尉在中國傳教多年的美國人。

摩：哦，不……這……（欲解釋）

劉：好了好了。（和緩地，對王）還是讓我們平心靜氣的談一談我們剛才的問題吧。爲了解除老百姓的痛苦和仇恨，北大山的殘餘匪幫，我們是一定要打掉的。

摩：（想了一下，狡猾地）我看還不用急，讓我們再好好調查調查，然後……

劉：可是多延遲一分鐘，老百姓就要多受一分鐘的痛苦。

摩：不，也不會太久了的。（肯定地）就這樣辦吧，在明天早晨八點鐘以前，我就可以給你答覆。

劉：還是拖延時間的答覆嗎？

摩：噯，不，不會的，請你相信我，相信我的人格，我的人格可以向你担保。

劉：担保什麼呢？担保北大山上的人是中央軍嗎？

摩：噯，不，現在還不能肯定地這樣講。我要向你担保的是：我們必須把這件事情弄清楚。以免他們國民黨和你們中共雙方再發生誤會。假如在十四小時之內，我們還沒有弄清楚這件事情，那麼我一定向你負責。

劉：負什麼責呢？

摩：噯……這……

劉：摩爾根上尉，事情是很顯然地，因

爲我們既是掌握了充分的具體材料，和事情發展的規律，當然我們中共是有我們一定正確的看法的。天大的聰明，也變更不了既有的事實，所以我們中共方面，對一切問題的態度都是實事求是，決不夾雜絲毫的虛僞和欺騙。你剛才說：假如十四小時之內，還沒有弄清楚北大山的情況的話，你一定向我負責，究竟是負什麼責呢？

摩：（窘迫地）那……你們就可以進兵圍剿了。

王：（着急地）摩爾根上尉！

摩：（陰險而狡猾的笑著）怎麼？你有什麼意見嗎？

王：（肯定地）有。

劉：（對王）請你等一等，讓我和摩爾根上尉先結束了我們的談話。

王：不，因為這事直接有關我的責任，所以我必須堅持我的意見。

劉：什麼意見？

王：（加重地）不能打。

劉：難道你說不能打，我們就不打了嗎？

王：那……

摩：（對王急燥地）不要再講了！

王：摩爾根上尉，我應該講。不然這個責任我是負不了的。

劉：你要向誰負責呢？難道你要向敵僞漢奸、鬼子匪徒負責麼？

王：不，那是我們中央軍。

劉：不，那是鬼子漢奸法西斯匪徒！

王：那是我們中央軍。

劉：你有什麼證據？

王：那……

摩：證據是可以有的（對王使了個眼色）

是不是王上校？

王：嗯，是是，證據是可以有的。

劉：那就請把它提出來吧？

摩：不過要給我們時間。

劉：給你們時間？

王：是啊，就是有現成的證據，也得要有時間來整理吧？

劉：（考慮一下）那麼也好。其實目前整個的情勢，我們中共方面是看得

很清楚的，你們究竟打算做些什麼事情，我們中共方面也是非常明白的。不過爲了慎重起見，我可以和我們司令員研究研究，要求他再寬限你們三、四小時的時間。如果在這時間內，你們找到了足以證明北大山的人是你們中央軍的證據的話，那末我們中共方面，一定會尊重二位代表的意見的。要不然，我們就馬上動兵法圍剿。

王：三、四小時怎麼來得及呢？

摩：對了，我想至少也需要十三小時。

劉：摩爾根上尉，你想的真是太週到了，剛才我想要答應給你們三、四小時的時間，那還得請示我們司令員

以後才能做決定，不過無論如何，時間是不能再拖延了。

王：那不行。假如你們中共方面，沒有取得我們國民黨的同意，就去圍剿北大山，那麼因此而引起的一切後果，你們中共方面要負完全責任。

劉：王上校，你這話說的是非常不合實際的。我們中共方面，尊重和平調處，那是由一切具體行動可以表現的；還的不用說，就拿目前我們談北大山的問題吧，我們就已經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寬容到最大限度了。國民黨方面，一個勁給山上的人作辯護，有意的拖延時間，甚而毫無根據的硬說那是國民黨的中央軍

，這究竟是爲了什麼呢？隨便怎樣掩飾，但是其中的內情，我們是非常明白的；也不過你們是想有計劃的破壞本年三月二十號的停戰協議，是想在我們民主聯軍區域非法收編北大山上的敵僞殘餘。

摩：噯、噯，不不，我們沒有這個意思。

王：（強詞奪理地）那根本就是我們中央軍。

劉：你一定要說那是你們中央軍？

王：是的。

劉：不過，他們對老百姓姦淫掠奪燒殺的案件，就有一百多起，你能負得了這個責任嗎？

王：這……

摩：（狡猾地）劉上校，關於這件事情，我覺得我應該在這個當中很公平的講句話，（對劉）王上校既是說那是他們中央軍……

劉：（打斷摩的話）摩爾根上尉！實在說，真正的和平調處，那只是解決國共雙方軍事衝突的問題。消滅敵僞殘匪，那並不包括和平調處之內。

摩：（得意地）所以問題就在這裏，王上校說：北大山上的人是他們中央軍。

王：對了。

劉：難道只要一說就可以做爲事實的根